

# 任彦芳文集

戏剧曲艺卷



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 考方文集



戏剧曲艺卷

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 任彦芳文集·戏剧曲艺卷

著 者：任彦芳

出版发行：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号

印 刷：兴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6.25

印 张：400 千字

插 页：2

版 次：200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ISBN 962-450-328-1/D · 41423

定 价：（平）人民币 28 元 港币 28 元

（精）人民币 32 元 港币 32 元

# 目 录

## 无法弥补的遗憾

——习剧学曲五十年回顾····· ( 1 )

### 戏剧

共产主义新北大畅想曲(1958)····· (41)

铁窗红旗(1959)····· (69)

序 场:红旗之歌····· (72)

第一景:一面红旗的来历····· (76)

第二景:红旗呼啦啦飘····· (87)

三夺子(1963)····· (101)

幕前词····· (104)

第一场:夜抢····· (105)

第二场:闯宴····· (111)

第三场:认娘····· (119)

第四场:儿归····· (127)

第五场:错算····· (133)

第六场:母责····· (143)

第七场:教子····· (157)

第八场:三夺····· (166)

|                   |       |
|-------------------|-------|
| <b>泥土之歌(1981)</b> | (173) |
| 序 歌:我是泥土          | (176) |
| 第一幕:泥土育树          | (178) |
| 第二幕:树砍心碎          | (192) |
| 第三幕:根酿新枝          | (206) |
| 第四幕:泥土召唤          | (222) |
| <b>她们的心(1985)</b> | (242) |
| 序 曲:又是一年大雪纷飞      | (246) |
| 第一章:送别曲           | (249) |
| 第二章:寻夫曲           | (266) |
| 第三章:思念曲           | (281) |
| 第四章:叮嘱曲           | (293) |
| 尾 歌:怎能忘,怎能忘       | (319) |
| <b>阴阳宅(1990)</b>  | (321) |
| 序 幕               | (324) |
| 弱女离魂              | (327) |
| 荒原得救              | (338) |
| 深夜探母              | (344) |
| 梦魂失魄              | (352) |
| 还阳斥鬼              | (359) |
| 大地招魂              | (367) |
| <b>燕赵石(1995)</b>  | (378) |
| 引 导游              | (381) |
| 序 幕 埋藏            | (383) |
| 第一章 铸凤            | (385) |
| 第二章 保凤            | (395) |

|        |       |
|--------|-------|
| 第三章 释凤 | (404) |
| 第四章 再铸 | (409) |
| 第五章 生死 | (418) |
| 第六章 砸铐 | (423) |
| 第七章 归宿 | (429) |
| 尾 声 寻找 | (439) |

## 曲艺

|                       |       |
|-----------------------|-------|
| 1. 人民空军灭蝗虫(1951.8.22) | (441) |
| 2. 城乡桥(1951.8.31)     | (450) |
| 3. 人民的新保定(1951)       | (455) |
| 4. 水往高处流(1952)        | (459) |
| 5. 拒马河的歌声(1953)       | (470) |
| 6. 欢庆曲(1956.1)        | (480) |
| 7. 小姑贤(1954.8)        | (486) |
| 8. 头字歌(1958)          | (496) |
| 9. 红字歌(1958)          | (499) |
| 10. 杜勒斯查字典(1958)      | (503) |
| 11. 火烧马骄女娇(1858)      | (505) |
| 12. 红光照透三千年(1960)     | (510) |
| 《彦芳文集》戏剧·曲艺卷后记        | (517) |

# 无法弥补的遗憾

——习剧学曲五十年回顾

—

儿时，二爷爷让我骑坐他的脖子上看庙会的野台子戏。河北梆子高亢的悲壮的音调在冀中空旷的大地回荡，也深深地印进我幼小的心灵；那穿着色彩鲜艳服饰的旦角演员，我觉得是最美的，印在童稚的心里，萌生出最早的爱的幼芽。在听着老奶奶说“小小子，坐门墩，啼哭吗哭要媳妇儿”的童谣时，便想要娶那台上的演员做媳妇了。

这是我最早的艺术熏陶，当然，我还不懂那戏词的内容。

8岁时，家乡解放，成了冀中的根据地。当时解放区的群众文艺活动，比今天还深入人心，一些文艺工作者胡苏、秦兆阳，巍巍、锺惦棐、胡丹沸等同志在都曾在我县工作生活，开展“穷人乐”戏剧活动。我在容城县城烈士塔落成典礼上，同妈妈一起看“血泪仇”，看到剧中的苦情，妈妈联想起自己的苦楚，竟哭得晕死过去；我也跟着妈妈一起痛哭，从戏台下被抬到县委去。我幼小的心第一次感到戏剧的巨大的震撼力！

九岁离开家乡，到冀中十分区，又见到由胡苏编导的活报剧《打败蒋介石》在广场演出，我竟能背诵全剧的台词，孩子的表演，逗得同志们哈哈大笑；在十分区驻地牛驼，我看了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

1947年，冀中区党委把我送到冀中第一中学，一所专为我党培训干部的青纱帐里的学校。学校为了宣传，常常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我便成了同学中编节目的积极分子，有时还登台表演。学校

排演歌剧《刘胡兰》，老师曾让我扮演刘胡兰的妹妹爱兰子，终因我害臊和女同学一起演，又换了一位女同学。当时在蠡县，我对那扮演“白毛女”的同学变雪，扮演“刘胡兰”的同学程月娥，都十分钦佩。

我的语文老师换成了孙平。这位老师多才多艺，双手写毛笔字，一付对联，上下联同时落笔，同时写成，我很惊叹。他爱唱京剧，在他的鼓动下，学校排演《空城计》，孙老师演孔明，我当了他身边的琴童，心里美滋滋的。

记得是1950年暑假吧，我到保定河北省文联度假：住保定提法司街的一个大院里，那时，我已有了两年的“发表作品”的历史。这天在文联会议室里听了从北京来保定的乔羽讲戏剧创作。“乔老爷”当时不过二十多岁，已颇有名气。我虽然拼命记录，其实并不很明白。不过由此萌发了将来学写剧的念头。我请乔羽为我题词，他写的题词竟让我铭记至今：“彦芳同志：你现在是新中国的小诗人，希望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成为新中国的大的诗人。乔羽。”

1953年，远千里夫人于雁军到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很令人羡慕，听说乔羽也在戏剧学院的创作室，我在《剧本》杂志读到乔羽的歌剧，便开始做报考戏剧学院的准备。1954年初我给乔羽写信，谈了我的打算，他的回信却出乎我的意料。他并不大同意我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认为要搞创作最重要的是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实践，比科班学习更为要紧。然而，我从于雁军那儿却得到鼓励。说如报考中戏文学系，最好是拿出戏剧作品来。于是，1954年春天，我在别的同学抱书本时候，却写起小剧本来了。直到临考前几个月，才知道1954年戏剧文学系不招生，打消了我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希望，这才报考的北大中文系。我以没人中央戏剧学院的大门而感到遗憾；后来上戏剧学院导演系的袁耐梅大姐学曾为我介绍她的同学与我相识，想寻个学戏的女孩为伴侣，因缘分到而未如



愿。

然而，我一直做着戏剧之梦……

## 二

除去农村野台子戏，对幼儿另一种文艺的熏陶便是在打谷场上的大鼓书了。我的家乡是西河大鼓生长的故土，那激昂高亢或悲壮深沉的鼓词旋律，久久萦迴在我的耳边。

1953年，我在保定一中读书，被河北省曲艺工作组邀请，在暑假来到这儿整理旧曲艺段子，从此与河北省曲艺专家李国春结为好友。我视他为老师，又是可敬的兄长，他视曲艺事业胜于生命；以至因过于执着于事业而在“5.7之变”中错划成右派，但仍“九死未悔”。这位从少年即参加八路军在火线上以曲艺为武器的老同志，在烽火战场编演鼓词以鼓动，多次立下功勋；他自编自演的《白毛女》鼓词，鼓舞战士为千百万受压迫的喜儿们报仇，冲锋陷阵！

我的学习曲艺的另一位老师是王思奇，我先读到他在刚创刊的《河北文艺》上连载的《鼓词编写入门》，以后又有机会当面聆听思奇的指导。思奇很早便投身革命队伍，心地善良、待人热情，温文尔雅，是一位极真诚的兄长，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位文联上下公认的老实同志，也在“5.7之难”中被网入右派之列！今天思之后还隐隐作痛。莫非就因为思之奇也吗？

有这样两位老师指导，我由对人的爱和钦佩，进入爱上了他们所钟爱的艺术，学到了写鼓词的技法、技巧。

我知道了写鼓词是为了能唱出来，平仄，音韵、节奏必须讲究，必合辙压韵，知道了十三道大辙，开头四句的尾字是平平仄平，以后是上句仄下句平，这才能唱出来。为了学习编写鼓词，我便跟老师学唱西河大鼓，那《闹天宫》便成了我多次演唱的保留曲目。

从战争年代走来的文艺战士牢记着毛泽东的“讲话”，把文艺

视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天经地义！而曲艺被称为“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更善于及时配合政治任务，成为紧密配合政治宣传的工具，我在学习曲艺时，自然地接受这“配合”的文艺思想，且牢固地树立在心头。因此，图解宣传条文不可避免。在当时，我是以能迅速配合党的宣传任务为光荣之己任的。

从1951年到1953年，我写曲艺入了迷。我把从报上看到的，从生活中听来的事情，苦思冥想编成大鼓词，一旦被报刊发表，听到艺人演出便得意洋洋，下一篇鼓词便又酝酿了。时代在前进，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翻看存留下的几篇鼓词，仍能忆起当年的激动、兴奋之情。

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些曲艺作品毫无价值；然从我学习文艺的历史看，却不能不留在我的文集里：可以看出当时我曾怎样热心地配合宣传，忠诚地为政治服务，它也消耗了我多少少年的热血！

《人民空军灭蝗虫》，这是1951年发生的一桩新事，上级给了创作任务要河北文艺反映。刚到编辑部不久的苑纪久同学接受了此任务，由他执笔创作的，此鼓词在“河北文艺”头条发表，不久，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了单行唱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成唱片播放。

《水往高处流》，1952年创作，也同样是写“新人新事”的作品。

《拒马河的歌声》是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鼓动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宣传品。人物、故事都是为了“宣传”，在河北日报放在“春节宣传材料”栏目，名副其实。为配合政治宣传而编的故事，是多么虚假呵！然而，当时不以胡编为耻反以能及时配合政治为荣！

《欢庆曲》。我在1955年7月为参加家乡合作化运动而休学回故里体验生活。1956年初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老实的农民想不通却无奈，我为配合政治任务，编出此虚假地的

“欢庆曲”。

《小姑娘》是我 1953 年暑假帮助老艺人整理的一个曲艺段子，已经艺人多次演唱，后收入“河北传统鼓词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除去学习写鼓词外，我还学写过快板、山东快书、相声、河南坠子等多种形式，无一成功之作，也都留下一二篇做为纪念吧！读者一看便明白是配合任务而作，值不得介绍。

1960 年 7 月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时，已是校园里有名气的诗人。在全国报刊已发表了上百首诗作，正准备出版我的诗集；毕业后通知我分配到中国文联，我欣喜若狂！这下可好了！我可以圆我的作家梦了！没想到当我拿着报到通知走进王府大街 64 号的中国文联大楼后，组织上却让我到一楼的曲艺家协会报到！这就是说：我被分配到曲协了！我没有精神准备。

曲协里有我多年来熟悉的陶钝，罗扬、张克夫、王亚平、沈彭年、冯不异等老同志，都是曲艺界名人专家。我分配到这里，大概和我少年时写过曲艺，他们看到这名字熟悉的缘故吧？我想，说老实话，读了五年北大，对曲艺已失去了当年的热情，潜意识里轻视，认为“诗”才是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没把我分到作家协会（我当时还不知道文联不含作协），也该分到戏剧家协会，如今却到了文联的“最底层”了！都因我青年时写曲艺害了我！年轻的幼稚、狂傲，可见一斑！

我到曲艺家协会，老同志都对我甚好，这是一个人数不多，却很团结和谐的集体，这时正是陈云同志对“评弹”重视，上海评弹团来京演出之时，当我分配到曲协资料室，看到浩如烟海的传统曲艺宝藏时，我才知自己何等浅薄无知！

我渐渐对传统曲艺发生了兴趣。不久在“诗刊”上发表《开篇·诗》和在《北京文艺》上发表《露泪缘的启示》论文。如果我真能继

续钻研下去,到今天肯定会成为曲艺界的专家,然而我未能如此,在电影创作的诱惑下,我于1961年12月告别曲协,过山海关,顶寒风走进长影的大门……

曲艺家协会的老同志对我的离开,表示了一点遗憾。临别赠我的礼物是一部精装本的《关汉卿戏剧集》,上面有两行赠词:“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是老同志看到我对某一艺术缺乏“锲而不舍”精神而给予的告诫吧!

是的,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我写过几乎是所有艺术形式的作品。然无一种可称“精”;人的精力本来有限,如此杂而不精,博而不专,如何能达高峰?这可以做后来者的教训,我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在这卷文集中,留下十几篇粗俗的曲艺作品,也是留下一个教训吧!

### 三

回过头再说我的戏剧梦吧!

1952年的农村一派生机勃勃,家乡的许多村庄都由群众自发地建立了村剧团,都是唱评剧,最流行的是《小女婿》、《刘巧儿》等宣传婚姻法的剧目,我们村也不落后,村干部不惜花钱,购来了文武场锣鼓乐器,制做了幕布,请来教戏的师傅教起《小女婿》来。我的叔叔风然,一个不大识字的农民竟然也登台演起田喜哥来……我在中学放假回乡便看他们排戏;晚上大汽灯照亮半个村子,锣鼓一响,人们晚饭都顾不上吃,便提个木凳到戏台下占地方去了。

我也挤在青年堆里看台上的戏,还看台下的男女青年的戏,们互赠小礼物,传递着爱情。戏在台上演着杨香草和田喜的相爱,台下的青年便偷偷的勾起手儿来。

戏散人不散,十里八村来看戏的人们打着手电,唱着戏词响在

辽阔的田野。

我受熏陶也学会了小女婿的唱段，那小白玉霜唱的白派反调：  
鸟入林，鸡上窝黑了天  
杨香草守孤灯左右为难，  
我心里千头万绪方寸已乱  
就好像足踏着两只船……

我从学唱中了解唱词的句式和韵律，和鼓词相近，也是双句上下句，上句为仄声，下句为平声；我听有些唱词也很粗糙，我想我也可以写这些唱词了。

1955年秋天，我参加了家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冬天便转成了高级社。组织生产挖河坑泥，冬天也破例打井，这都是单干时难以想像的壮举。我村民兵连长任小申为了带动群众，他带头在冬天下井，这便引起心疼儿子的母亲的恼火，说你伤了身子落下病谁还管你？你个傻小子，有了病腿，你就连媳妇都娶不上了！但小申没听母亲的劝阻，硬是第一个下井了。打井时，我参加了拉滑车，小申在地下掏泥水，那水拉上来倒在地上一会儿就结一层冰。

小申从井底下上来，忙喝酒烤火，那泥腿上结了一层冰屑，他拍打下去，说：“这玻璃袜子，我穿不着！”他还逗乐哩。

拉滑车的女孩也为小伙子的英雄气概所感染，有个女孩心痛地落了泪。

这时村里为了宣传好人好事，说要编个戏唱唱，便把这任务交给了我。

我写了一部小评剧《小申下井》由李庄村的青年们演出了。我为戏里为小申安排了一个对象，帮助小申把母亲说服了，并告诉小申母亲：大娘，你老放心，小申哥肯定能找到对象。大娘说：谁要他呀！姑娘说：没人要他你找我……

戏剧以喜剧收场。

这个小戏还真成起了作用。小申果然因此找到了一个好姑娘。

我这第一个剧本获得小小成功，我很得意。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在此三十三年之后，1989年我竟走进了中国评剧院的大门，成了一级编剧。而我的处女作却是在农村写的。

1956年秋天我复学回到北大中文系读大二，入1955级1班。一年的农村生活，使我有写不尽的生活内容；我放弃了别的艺术形式，只专心写诗，因为它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抄稿也容易。写小说则需花很多时间，写戏则更不可能。

然而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代，正常的秩序全打破了。仿佛真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就要到来，青年学子更容易热血沸腾，学生会宣传部部长杨频找我，说学校党委布置任务，要宣传共产主义新北大的远景，需要编一个诗剧。这个新北大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畅想，也可以通过诗剧引发同学们畅想。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又找到刘登翰范立通来议；很快由我执笔完成此剧，由北大文工团演出。

什么是诗剧？我一点也不明白，年轻人就是敢想敢做。这个“诗剧”其实是一首长诗，由几个人物分段朗诵，是没有什么“剧”在內的。

如何畅想？我当看了田汉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有古今人同台颂扬水库之功德，我也便加以模仿，让古代诗人屈原、李白、杜甫与我们同台歌颂今日巨变。这不免有些滑稽，然而这滑稽增加了趣味性，演出时引起同学会心的笑。

此剧本刊于《北大青年》1958年第二期。北大百年校庆时，由北大出版社社长温儒敏教授编了一部《北京大学学生刊物百年作品选·北大风》竟把此剧节选收入，说明后来人还觉得它反映了当时学生的一些心态。

该剧发表时《北大青年》编者在后记中有一段话：

“先进的共产主义新北大是什么面貌，同样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共产主义新北大畅想曲》的创作者们，就是试图给未来的新北大勾画出一幅哪怕是极简单的远景。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尝试。这部作品是有缺点的，因为它还没有能够描绘出教学、科研、生产联合基地的全貌，特别是对生活在这联合基地上的新人的精神面貌缺乏有力的刻画。我们希望同学们都来对这部作品提出补充、修改的意见，或是另行创作……”

这种从意念出发产生的剧作，怎么会有真实的精神面貌的刻画？今天读来，它本身倒记录了当时的对共产主义的狂热。

有了第一部“诗”的创作，便有了写第二部的胆量。1959年，我写了关于反映地下党斗争的电影剧本。但剧本未能投入拍摄，北大学生会话剧队需要剧本演出，要我再写一部，我于是把电影剧本中的一段写成了诗剧《铁窗红旗》。

这属于“回忆革命史”的作品，从人物刻画上，比上一部剧有了一些进步，全剧通过一面红旗的来历和经受的考验构思，写出继承革命传统红旗永远高举的主题。因为素材来自生活，便有些动人之处。话剧队在北大小礼堂演出，一些观众受到了感动。

剧本刊于《北大青年》，不久便收到外地来信：要根据我的《铁窗红旗》改成电影剧本，问我可同意？我感到有趣：我的诗剧就是从电影剧本改过来的，你怎么改回去？大概是这诗剧里吸收了一些电影表现手法的缘故吧！

我们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了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做为我们集体毕业论文献给祖国，这是一个科研创举，受到社会称赞，陈毅副总理等写信表示祝贺。因此，我们被选为全国文教战线先进集体出席群英会。

之后，中文系决定以1955级编红色文学史为题材写一部大型

话剧。在这之前，由中文系 1955 级才女温小钰等参予，曾创作了大型话剧《时代的芳香》，写的是化学系同志破除迷信，搞科研制造一种香料的故事。此剧演出创作获得了成功，中国文联曾调到文联礼堂演出，受到好评，我曾和谢冕等合写一篇戏评《芳香的生活，芳香的戏》，也发在《北大青年》上了，此时，想编一部新的话剧《新军新史》，也希望和《时代的芳香》一样成功。

我参予了剧本的讨论，我才知写话剧之难。

这个剧本没有超出当时的“模式”，把老教授当资产阶级专家描绘，青年学子成了敢于破对资产阶级专家迷信的闯将，以实际成果教育刺激了老教授……这《新军新史》由中文系自编自演，没有成功。剧本也没有留下来，已随历史的风飘散难寻了。

我知道了写戏之难，还在于自己写了一部反映五四运动的话剧《五四惊雷》。

1959 年北大纪念五四运动 40 周年前夕，中文系想在文艺上放“卫星”，组织了有张炯、张时鲁、杜学剑和我四人的电影剧本创作组，创作反映五四运动电影剧本《雷之歌》，关于此剧的创作我已在我的文集影视文学卷里做了介绍。我要说的是我还在此时自己默默地写一部话剧，我写了个初稿，自己感到不像话剧；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却没有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因此人物是概念的。一气之下，把剧本撕掉了，这一气，也撕碎了我的写话剧之梦！我再也不敢照量话剧，并对能写话剧的作家，如我们同年级的温小钰，比我们低两级的刘锦云都打心里佩服，叹他们真有才华！

#### 四

我们年级编写文学史的题材，创作的话剧没有成功，用此题材，由我创作的“河南坠子”《红光照透三千年》却在北京市大学生文艺会演中获得了小小的成功。



由北大东语系演出的这个河南坠子获了演出奖。我也跟东语系的同学一块收获了喜悦。

1958年4月,北京大学同学赴十三陵水库劳动,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月,红旗招展,旗帜是青年人自己选择的以英雄和崇拜的偶像做为自己团连队的名字。看吧!方志敏团、保尔团、红四团,黄继光连、赵一曼连……写下那个年代我们心中的理想,要像英雄们那样生活、劳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

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战地文工团,不参加系的劳动,而是从各系抽出来的文艺人才组织在一起,下设几个宣传队,在工地上进行鼓动、宣传。年轻人的热血沸腾,激情满怀,我成了战地文工团活跃的一员,从组织起来,我们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创作排练都在同时进行,要的是快!

为了鼓动大家的劳动热情,我写鼓动诗、写快板、写曲艺,填各种艺术形式的老调新词,写一种介乎诗和曲艺之间的“喜歌”,似朗诵又似演唱。真是一个充分发挥你才华的天地,我的才华也真的得到充分地展现,每篇作品几乎全部是口吟出来,真是出口成章,根据现情现景,立即编出演唱出来。我自己也难以想像:当时的脑子咋那么快?过后,战地文工团资料组要收集这些演唱的词,才凭记忆落成文字;这里大部分节目都跟着风飘散,或许落到砂石上,筑进了大坝里,已无法找寻了。

幸好,战地文工团油印了一本《战地号角》被我保存下当时一部分节目,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记。

这些作品,有一部分是可以选入我文集的诗歌卷的,但大部分应该属于“曲艺”,或者介乎“曲艺”和“诗歌”之间的形式。

如在去十三陵的路上,我打着快板随口编唱:

春风吹,喜洋洋,  
揹起行李挺起胸膛